
高雄獎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游書珣



作者簡介

大眾傳播、媒體藝術、翻譯學系的過客，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二〇一六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入選二〇一七年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新詩金典獎。詩是創作的源頭，我藉此跨界創作影像詩、童話、插畫、影視劇本等，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用這種形式來寫詩——詩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一字不差，擷取自《新英文法》，透過編寫、潤修，完成本詩。雖然書寫的過程中，種種不捨的心情一波波襲來，令我淚流不止，但作品完成，恢復理性後，仍擔憂評審會否因為此作是拼貼而成，而產生便宜行事之負面印象？

幸而評審讀懂了這首詩，令我獲得莫大鼓舞。寫詩，是我從小熱愛之事，卻從來不抱什麼遠大志向，能寫到現在，受到前輩們的厚愛，甚至得到高雄獎，實在是我過去不敢想像的。

寫詩對我而言，已非抒發私人心情那樣單純。當我嘗試轉而書寫歷史，才發現詩確實是個適切的工具，能為不同時空的事件與人物代言，即便是透過我，成功地使用了這項工具，最重要的目的，仍是為了突顯歷史中應該要被看見、理解的事物，那些才是主角，才是人們應該喝采，抑或哀悼的對象。

白色恐怖時期，柯旗化先生受冤入獄，在獄中與獄後不斷增補、修訂《新英文法》，細讀其例句翻譯，筆者發現，許多句子彷彿柯旗化先生遭受政治迫害的獄中心聲……

This is a hat. 這是一頂帽子，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
約翰的帽子，湯姆的帽子，瑪莉與貝蒂的帽子
戴著帽子的人魚貫進入這
是誰的帽子？不是我的
假如我有一頂帽子，也不會是這頂你
給我的帽子

他是誰？你知不知道她是誰？你認識 B 教授嗎？
告訴我他是誰。讓我知道你見到誰？
當時，你正在跟誰說話？
我問他，可不可以開窗子？

(Let me out! 讓我出去！)

我看見他來了。他獨自去那裡
我聽見他在唱歌。我聽那個覺得難過。我為他惋惜
(你能聞到什麼東西在燃燒嗎?)
有許多人被殺。他被燒死。你曾經見過一個人被吊死嗎? 這
隻狗, 被他用棍子打死。那隻狗, 被他用石頭擊斃
他快要死了。如果不立刻請醫生來。他一定會死!

(我的天哪! 是你)

Be quiet. 請保持肅靜。今天我將在此住下生
氣是毫無益處的。失去的時間需要彌補;
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比
爾在桌子上工作著, 他日以繼夜地工作
他整天都在研讀英文文法。他精通英文文法
他寫這本書時還很年輕。「英文並不難學。」他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思想是用語言來表達的；
如果你用功，你就不會考不及格
(除了愚人之外，沒有人相信過它)
這五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
我既餓又疲倦，但今天早晨我好多了
這裡有一些錢，一些衣服，還有一些食物我
將終生保存著妳的禮物
這封信是用兩百字寫成的。我們是幸福的我
希望再見到她，我期望著她寫信給我

她確實來過這裡。她大可不必來
她一見了我就放聲大哭。她獨力撫養孩子
I was very sorry to part from them.
我聽見她哭，我似乎聽見她在哭
雨一直下，It's been raining for a week.
雨把她的帽子打溼了
那真的是她的帽子，所有的帽子裡最
美的一頂

(船已經看不見了)

這十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我已慣於起早
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請
開門。請開窗

「我工作一完成，就去看你。」

在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執政者當局為了肅清不同意識形態的組織和份子，發動了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行動，柯旗化是其中一位因主張台灣主體意識的高中英文老師。柯旗化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綠島監獄生命中，編寫了《新英文法》這本文法書，成為全國學子，不分身分家世必讀的參考書。這首詩透過《新英文法》中幾個關鍵英文句子，啟開一個思想犯的受苦與再生的故事。

一般人稱思想犯為被戴帽子的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亂帶或錯戴帽子的人真是不少，思想本無罪，因此作者以受難者的為第一人稱，表達了被錯戴帽子的反抗。

在監獄中受到拷問時，會被日以繼夜要求什麼人是你的朋友或有什麼組織，什麼成員，做了什麼錯，直到拷問者滿意，受刑人意志崩潰，因此他們心中只想：「**Let me out !**」讓他出去，讓他自由。

他看見一些人進來了，一些人唱著歌走向刑場，像對待一隻狗或貓一樣，當柯旗化在綠島的監獄時，只好忍受一切活下去，開始編《新英文法》，藉工作讓監禁的生命有意義。

在長久的監獄生活中，他保存了太太寄給他的信和禮物，但不相信日後可以見到她。柯旗化的太太堅毅而不放

棄的要求當局讓她去綠島見先生一面，因為她也無法肯定他還活著。

她終於去了，也在遠距離見到了柯旗化，柯太太用哭來表達她的傷心，眼淚掉了一星期（*It's been raining for a week*）但他認為她的帽子很美，那是太太自己戴上的帽子。她離開綠島時，船慢慢地消失在海平面，他心中只有一個願望，把門把開，把窗打開，讓他走出這個地獄。最後，他向摯愛的太太說，當他刑期結束，就會立刻去看她，他深愛的人。作者以《新英文法》的幾個句子開展一樁迫害人權的故事，情節的推展暢順，文字精簡有力，情感的節奏也相當節制，表現手法相當精彩。柯旗化一生苦難的故事，帶出了柯旗化夫婦的深情以及柯太太永不放棄的堅毅精神，她一肩承擔家計，一邊培育優秀的孩子，感人肺腑。

—

|

|

—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9 月 8 日（六）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李敏勇、李志蓄、凌性傑、曾貴海、蔡素芬（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美英、毛麗嵐、林美秀、陳娛如

《聯合文學》雜誌 周玉卿、嵇國

鳳記錄：黃子柔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李敏勇擔任會議主席。

複審結果

本屆高雄獎由每組文類的三件得獎作品入圍高雄獎，總共有十二件，請每位評審先圈選心目中二篇佳作，獲得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得票數	類別	作品名稱
2 票	新詩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李敏勇、曾貴海)
	台語新詩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李志薔、蔡素芬)
1 票	新詩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曾貴海)
	台語新詩	〈衛武營記事〉(蔡素芬)
	台語新詩	〈寫予你的批〉(李敏勇)
	散文	〈鳳梨心〉(凌性傑)
	散文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李志薔)
小說	〈鯨落〉(凌性傑)	
0 票	新詩	〈可能的朋友〉
	散文	〈南方〉
	小說	〈綠色的鬼〉
	小說	〈檳榔樹下〉

入圍作品討論

主席與評審們討論後，決定僅討論複審獲得投票之作品，零票作品不列入決審討論。

李志薔（薔）：我在小說組擔任評審。在我看來，這次入圍高雄獎的作品新詩、台語詩、散文比小說來得更好。今年的新詩和台語詩很不錯，似乎更優於往年水準。雖然我個人選了台語新詩〈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跟散文〈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

子），我也來談談其他作品帶給我的感受。有關談論柯旗化的作品，正好新詩、台語詩各入圍一篇，這兩篇都寫得很好。把柯旗化編《新英文法》的例句拿來對照他受到白色恐怖的生命情境，乍看好像是創意上的附會；可是，拿來描述柯旗化的生命狀態卻顯得十分合適。作者把白色恐怖的種種的犯行轉化成抒情、生命的破壞與愁苦。讓整首詩讀起來題材動人、文字純淨，並且帶著一絲絲生命的哀傷。即使是控訴，也掌握得很內斂，既不會不著邊際也沒有意識先行。我對於〈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寫予你的批〉這兩篇給予頗高的評價。

凌性傑（凌）：要為高雄獎描繪出一個理想中的樣子並不容易，不同文類之間該怎麼抉擇？要如何用同一套標準來看待四

個不同的文類也讓人十分掙扎。也正是如此，我有更多自由度去享受各種不同型式的作品帶來的感動。不過倒是想建議一下未來高雄獎可以用成書的型式來進行，鼓勵那些可以持續創作的人。比如：新詩或台語詩可以獨立出來，每年進行優秀青年詩人獎的模式，提供已經發表的作品，不一定須是已結集成冊，但是可以規劃以單一作者一系列作品來評審的方式。這樣能避免單篇作品受比賽運氣影響而落選，也可以看到一個詩人持續發表作品並彙整成較完整的產出，這樣的型式可能也更具強烈的鼓勵性。

接著來談本屆高雄獎作品。新詩及台語新詩像是出自高手的作品，其中幾篇甚至可以看出有得獎的氣勢，看得出作者十分熟練以某種語言型式在文學獎中脫穎而出。尤其是〈重編《新英

文法》之例句翻譯），是一篇很厲害、很成熟的作品。然而，我覺得台語新詩、新詩必須展現更多的個性。歷屆以來，台語新詩和新詩太常出現與歷史情境對話，或是借用歷史、人物的殼來展現新觀點。這樣雖然不錯，閱讀的過程中卻不容易看到作者的個性。若要讓作者的個性更鮮明，在語言型式上要有多一點突破。〈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還有〈埋藏在我喉間的母語〉、〈寫予你的批〉這四首作品都很完整，各有優點，我猜測大概都是文學獎得獎的熟面孔。另外，我想為〈鳳梨心〉這篇文章爭取一下。在散文組裡面，這篇以最輕鬆、平淡的方式來寫家庭的故事、生活日常。特別的是，作者把自己的職場經驗帶到散文裡面。在評審散文的過程中，這篇讓我讀得最舒服，它讓人很享受、不會帶給評審壓力。它的語言型式有一些小缺點，不過這種型式在文學獎中顯得非常特別，作者用一種很特別的敘述方式訴說他的日常。另一篇我也很喜歡的作品是〈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從語氣上可以發現作者可能不是台灣人，高雄獎應該有這樣的氣度可以頒給外國籍創作者。這篇的語言敘事並未刻意迎合台灣的文學獎而改變用詞。譬如：這篇向 Krzysztof Kieślowski 致敬的作品，作者未使用台灣慣稱的「奇士勞斯基」，而是用他所習慣的「奇斯洛夫斯基」。文章裡面提到的《兩生花》，在台灣翻譯成《雙面薇諾妮卡》。作者相當程度地展現自己的個性，這點令人喜歡。另一篇小說〈鯨落〉雖然並不是三篇小說中最喜歡的，然而這篇有著積極正向的力量。取名「鯨落」，是生物學的概念，傳達出生命的循環、生命的價值

與意義。它的主題、思想非常符合高雄的形象。

蔡素芬（蔡）：評審高雄獎的時候，我會多思考一下跟高雄元素有關的作品。各個文類選出來的前三名，也許題材很多元但

不一定觸碰得到高雄。在四種不同的文類書寫下要評比哪一篇寫得最好，很困難。我會挑出跟高雄元素有關的作品，萬一當中都沒有高雄元素才會考量作品中是否表達出我認同的觀點。在這批作品中具備高雄元素的，台語詩的〈衛武營記事〉寫得非常豐富。這屆的台語詩跟以往相較，作者們似乎更進階了。不過，這些台語詩也存在一些問題，語言的純淨還是很難處理好。語言的純淨，就是書寫台語詩所用的語言是台語的語彙。閱讀時仍會發現詩中有些從華語拿過來使用的詞彙，這會造成閱讀上的困難。然而就意義來說，這兩篇都試圖讓高雄的意象更寬廣。

這篇〈衛武營記事〉我很喜歡，衛武營在高雄已經有所改變，這首詩剛好寫出它的變貌。作者寫出這地的過去與現在，詩中有些句子寫得很好，也很有趣。但就流暢性而言，〈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顯得更順暢，詩的感覺比較充足，它所容納的東西也很多。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的詩句可能使用了柯旗化文法書中的句子。作者試圖把要擺到這個主題的語言拼湊成一個他要的意象，這裡面有多少是作者自己的語言？在這首詩裡面的英文用法，有的翻譯、有的沒翻譯，這種沒規則是不是作者故意安排？或是我們認為應該存在一種規則？在不懂英文的情況下，要怎麼去解讀？另外，今年散文跟

小說方面表現不怎麼突出，不太能引起我的共鳴。〈鳳梨心〉的文字雖然不錯，但這篇散文前面有些文字可以稍作省略。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寫一個導演、電影愛好者的執著追尋之旅，這篇表達得不錯。然而考慮到評選的是高雄獎就沒選這篇。如果有其他書寫高雄元素又優質的作品，我會優先列為考慮。

曾貴海（曾）：從各位委員所初步選出的結果來看，小說方面比較不受青睞，反而小說獎的第三名出線了。這跟二〇一四年

的情況類似，較低名次的獲得高雄獎。今年小說比較弱一點，整體結構的魅力還有所要表達的意義比較缺乏說服性。散文方面也讓人有同樣的感覺，反而這次詩比較強。我特別看了小說、散文兩次，不太有很深的感動。台語新詩很平順、表達清楚，主題也明確。我個人認為華文的新詩表現稍微好一些。台語詩方面，〈衛武營記事〉完整但是平凡了點。〈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得到素芬委員跟志蓄委員的投票，這首的台語書寫好像還未達到讓讀者、評論者萌生更多感動的境界。於是，我選了〈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的語言比較繁複，這篇作品寫得非常好。母語是作為生命最重要的第一個字。第一、第二段非常清楚把母語的重要性以及作為生命的意義都講出來。後來，三、四段看起來好像有點繁雜，這部分敘述母語在當代碰到的各種情境，母語受到的種種狀況、壓迫，或者是所遭遇的苦難、生

命的意義等等。這當中有抒情也有論說，帶給使用母語的人生命的意義、重生的味道。最後談到台灣母語的多元，有七音部的台語、六音部的客語、四音部的北京語，以及使用拼音的原住民語。一個七聲部的母語跟使用拼音的原住民母語，象徵兩種型式的母語可以在這個島國裡面重新共鳴、交擊。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不只是寫柯旗化的故事，作者把

《新英文法》的英文例句跟柯旗化一生的故事當作書寫文本，以句子的意義編寫他在白色恐怖受到的壓迫以及他太太去看他的情景。重新詮釋柯旗化一生的故事，非常動人。

李敏勇（勇）：剛才凌委員提到對高雄獎的建議，我也覺得高雄獎最好能從高雄的作家或是有關高雄的作品來給獎。蔡委員

所提的我也相當同意。當前台灣的文學獎很多，各地的文學獎應該有差別性的選擇。為了讓參賽的來源更廣泛，有時候放棄了地方文學獎地區的特色，這當然有它的好處，但是也有它的後遺症。比較特別的是，這次台語詩相較中文詩的比例提高了。重要的是，詩中高雄的主題掌握得更明確。我在看這些作品的時候，覺得〈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可能是同一個作者，分別用中文跟台語去寫柯旗化。這有其好處，明顯突出在高雄的主題性，第一個在型式上，中文新詩用柯旗化《新英文法》、柯旗化在監獄裡面的情景，穿插政治受難者的經歷。文字言語的進行不慍不火，可以看到柯旗化的形象。對照〈寫予你的批〉，人物變成柯旗化跟阿李，最後是寫作者自己挺身而出的寫法，這篇相當有特色。另外，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很清楚是高雄的題材，語言、文字很順暢。剛剛蔡委員提到台語現在仍然很難處理好在符號上的純淨。事實上，許多台語作品都有這個問題。包括我也很喜歡的〈衛武營記事〉。這篇將衛武營從軍事的意象轉變成文化的意象，這樣一個記憶的變遷相當突顯高雄的情境與對文化的重視。這篇也有許多剛才蔡委員所提到台語的問題，比如第二行的「引誘」台語就讀不出來。如果從單篇來講，〈衛武營記事〉用對照呈現出那個時代的變化。〈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是中文詩，這首較少明確提到高雄主題，它的文字處理、詩質都把握得很不錯。詩的部分，我比較支持〈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或是〈寫予你的批〉這兩篇，它形成某一種特色。

在小說、散文方面。〈鯨落〉看起來比較新穎，作者以鯨魚和父親、奶奶和一個女孩子交錯描寫，並以高雄跟北方的情境去演繹人生，很不錯。散文〈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電影的特質超出了高雄的特質，有點以電影作為中心。這篇以電影交錯著台灣跟國際世界的情境，視野比較廣。而〈鳳梨心〉，大家小時候常吃鳳梨心，對它的耐嚼很有印象，想不到作者會這樣來描述。本來以為詩不太容易得高雄獎，因為其篇幅相對散文、小說來得短。然而，今年這幾篇詩非常符合高雄獎的特色。

薈：我十分贊成主席所提的建議。希望未來高雄獎改以專書出版的方式，挑選出高雄作家的創作或是書寫高雄元素的作品，可能會比目前的評選方式更好。雖然我們評的是高雄獎，但是不同文類的標準非常難拿捏。最後投票的時候不太容易產生統

一的標準，也不太容易找到共識。

勇：我上次建議過，希望這次能當作建議案。以年度挑選的方式，不一定只限高雄的作家，可針對書寫高雄的作品不分文類編成一本書。這樣的鼓勵方式或許會更好。

蔡：過去四次選出高雄獎，前三屆都有很明確的高雄元素在裡面。去年選出的新詩〈52 赫茲〉雖然並非專指高雄。但是它

帶有作為一個島國的孤寂感，它的意象很繁複。以城市的眼光去看，是一首很寬容的、很有氣度的詩。原則上，前面那些作品具有高雄元素或是一種大歷史觀。今年會選出什麼樣的作品？以目前複審的結果看來交集並不多，可能要再花點腦筋。其實這批作品中的新詩〈可能的朋友〉我讀得很有心得也很喜歡，它命中要害、很簡捷。可惜詩很短，並未獲得投票支持。

提案

評審們討論後提議，希望主辦單位能考慮調整高雄獎的評選方式。建議改採為期一年或三年，挑選出高雄的作家、或書寫高雄元素的作品，以推薦的方式選輯成一本書。

決審作品細部討論

經評審委員討論，決定分別就每位評審心目中符合高雄獎的作

品以及想進一步探討的作品提出討論。

薈：我願意放棄〈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這篇。但是在這之前，我想談談當初選它的原因。在評審高雄獎的時候，會有很多屬於高雄地域上的考慮。之所以喜歡這一篇散文，不是因為它談到電影或是奇士勞斯基。這篇散文很特別的地方，在於它不像是為了得獎而寫的作品，反而是一篇比較有韻味、老派的散文。老派這個詞彙在這裡並不是貶義，而是很少在文學獎中看到這樣的行文、韻律、節奏，散發著從容、優雅的文體。基本上，這種不為得獎而來的書寫模式很值得鼓勵，這篇是我讀起來最感到舒服的一篇。在這樣的思考底下，我選擇了它。但是，綜合前面各位評審們的討論，我覺得仍然該挑選一個跟高雄意象比較相關的作品。所以這篇我可以放棄。

凌：我選的兩篇一票作品〈鳳梨心〉、〈鯨落〉也可以放棄。今年我完全被說服支持新詩和台語新詩這兩類作品進入最後的討論。尤其是〈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和〈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這兩篇任何一篇得獎我都願意支持。

蔡：有一些讀詩上面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譬如〈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這篇使用一些引號，它有四個引號括起來的句子。通常使用引號括起來的部分，因為不是主敘述的部分，意思應該會很強、很特別。第一個「(Let me out! 讓我出去)」跟前面「This is a hat. 這是一頂帽子」，和後面「Be

quiet. 請保持肅靜。」都有翻譯，其他句子就沒翻譯了。它這個引號的部分，第一個引號的意思可以了解，他作一個被關起來的人的心態，我想作者是在表達這部分。到後面的「（船已經看不見了）」，作者特別引號起來，這部分是否有典故？

勇：我讀的時候聯想到綠島的船運。蔡阿李去綠島見柯旗化，獄長不准兩人見面，她不願離開。後來蔡阿李只從監獄外遠遠望見柯旗化，蔡阿李在坐回台灣的船上想要自殺。我在想這部分可能是描述探監的人要離開的那種心境，或者意味著在監牢的人看著探親的人離開。我聽過這個故事，也可以說這句裡面藏有祕密。綠島本身跟船有一些關係，從其中可以找出一些脈絡。通常在寫作裡面脈絡不一定是事實經歷的脈絡，而是從語言上我們可以合理推論的關聯性。比方說以前 Czeslaw Milosz 所寫的〈禮物〉，寫到他自己的國度，他站起來看到遠遠的地方有藍色的海和帆，他用這樣來寫自由。而這裡寫的是來探親又分離的當下。

蔡：其實寫這種歷史的人物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同時也是挑戰讀者。作者必須對人物的背景詳細了解，才能夠去解釋。

曾：關於引號的這個問題，有時候某些創作會形成一首詩的特殊形式、風格。「Let me out」表達出我不想關在這裡，是一種認清。此外，在監獄裡面的狀況不僅僅是表面上所描述的這樣。我認識一些政治受難者，他們被提訊的時候發生的那些遭

遇、那些事情都不能寫，他們出來也不會講，講出來是受罪、重新再次受傷害。「我的天啊！是你」，這句可能是遇到同志「怎麼你也來了？！」的感受。後面這句「（除了愚人之外，沒有人相信過它）」，柯旗化認為自己不可能再見到家人，綠島當時的監獄官不可能讓他太太去探望他。他太太寫信寫了幾百封，才去綠島探監。蔡女士跟我說，當時柯旗化在外面放風，她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看他，並沒有近距離的對話。那種情景，不禁讓人流淚。最後說到「（船已經看不見了）」，柯太太離開了，關二十幾年就只有那樣一次會面。「我工作一完成，就去看你」這是相當反諷的一句。一直關到被放的時候，我就會去看你。這是一個很沉重的抗議。

詩裡面框起來的部分，作者放了一些引喻在其中，這篇作品表達出對台灣的政治犯的關心，作品本身的文學技巧也表達出非常強的感動渲染力，所以我投它一票。

蔡：這次三篇台語詩都進入複審，可見大家都很認同這三首台語詩。在讀台語詩的時候，雖然詩中大量使用台語的語言，但是也有一些華語。所以在閱讀的時候，即便覺得意思很好，在閱讀上仍然有一些障礙。像詩裡面的「蟋蟀仔」並非台語說法，讓人有點聯想不起來蟋蟀台語怎麼說。

勇：這是當前台語符號的問題。這個語言受到傷害，所以文字沒那麼乾淨。

蔡：剛才曾委員說〈衛武營記事〉這篇寫法比較平凡，但是它有些句子很讓我欣賞，而且作者把衛武營的今昔對比拉出來

了。佳句例如，「巡邏 ê 工課就換手予膨鼠繼續去執行」。作者的確把衛武營轉變成一個文化園區的感覺清楚地描寫出來。而〈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那篇前面那句「沒有一個聲響比哭更早」寫得很好。不過，它後面有的寫得很抽象，比較難聯想到它是否針對什麼事件。

勇：那句「沒有一個聲響比哭更早」是指廣泛的母語，還是特定指哪一種母語？

蔡：是泛指各種母語。

薈：後面「被海孤立才稱其為島嶼」這段講到七個聲部。

曾：七聲部在這裡可能是指台語，前面提過這首裡面有一些母語被壓迫、不被重視的情況。作者用一些文字來論述，論述中帶點抒情，不是那麼乾澀，他用了很多的論述描繪出母語身處在什麼狀況。這首詩看起來比較長，不過詩中知識比較豐富、寫得很多，算是很完整的一首詩。內容也沒有什麼重複。

而〈衛武營記事〉這篇。我自己寫客家詩也寫台語詩，教育部訂的文字有些真的不容易閱讀，讀起來有點失去味道也缺乏美學。因此我寫客語詩的時候，會改用一些北京話。

勇：的確，漢字就可以表述母語，儘量不要改成突兀的符號。反而變成需要刻意以知識來理解文字、去了解一首作品到底在講什麼。語言文字是一直變化的，以致它於沒辦法非常純淨。

曾：對呀！這樣太勉強了。現在客語裡面有很多組裝出來的字，意思也沒那麼好。以致於很多客家詩不太使用這些教育部規定用字，這些字也常常要查考很多古書、古字典。台語詩一直在進步，進步的過程中會納入很多華語。問題是華語跟台語不太一樣，這中間難免會有一些差別，也會產生困擾。

蔡：所以我們對於語言用字還是保留一點空間，不要太過挑剔。

曾：再談回來〈衛武營記事〉這篇。詩中將當兵的過程描述得很完整，當兵的細節、生活起居……等等。衛武營的變遷是高雄社會運動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這部分作者沒有特別描寫，他寫的是軍旅生活。這點讓作品偏弱了些。每個人的軍旅生活都差不多，即使寫得很詳細也跟其他人的經驗差不多。這樣的軍旅生活不太能令人發現什麼感動或驚奇，讀起來顯得有些平凡。

勇：也許是難以敘述衛武營變遷過程的社會效益，所以作者沒寫、只作結果論。這首詩寫的是一種普遍的經驗，不只是個別經歷。作者以個別經驗來帶入衛武營場域的變遷。其中有不少台語透過華語去引述，但是高雄的意象很鮮明，把軍旅經驗投寄在場所的變換，顯示出一個高雄的變遷。

薺：〈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這三篇我都願意支持。〈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複審時我有投票，剛才的討論比較少，我講一下支持的原因。之前台語詩、新詩在高雄獎常常出現引用高雄歷史或是透過人物來書寫的情形。老實說，對於這類的作品我會打問號。可是，今年選出來這批作品，比較沒有這樣的疑問。〈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這篇不管是朗讀或吟詠，在文字與詩意上面都很好。它對於高雄整個歷史的情思等等意象的使用，也用得非常貼切。剛才曾委員在說明〈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時，也說服了我。雖然這一篇讀起來比較晦澀，但是我覺得它的內容層次最為豐富。以上三篇我都可以支持，特別要投一篇的話，我選〈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蔡：我的首選是〈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第二個是〈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非常繁複，作者試圖讓這首詩很繁複，反而讓人產生讀得很累、不明確的閱讀感受。就第七段來看，「我的荒言——從乾燥到濕潤、柔軟到堅硬」這一段我有點抓不準應該怎麼解讀。如果詩太著重意念的話，好像沒有一個著力點。不知道到底它要敘述什麼？這首詩的意思也許太隱晦了點。作者用了好多形容去講「荒言」，反而造成一種疏離。

曾：「荒言」指的是母語被荒廢，是一種借喻跟隱喻。在我來看，「荒言」是一種雙關語，「荒言」是母語被荒廢或流落在

荒野，台語稱為「拋荒（pha-hng）」。這個「荒言」，不管是乾燥到潮溼，不管在什麼地方仍然可以存留生命。它慢慢從海中爬上來，匍匐到飛，開始「壯烈謀篇造句」，開始講母語、建構母語書寫與世界。然後「踏向陸地……完成詩章——鳥瞰世界」。

凌：我也補充一下，〈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這篇使用的意象有點拉太遠，另外也有一點小毛病。第二行「你確實是索隱第一頁的第一個字」，「索隱」的寫法有錯。除非作者想引用陳育虹的詩集《索隱》，如果是指「索引」，應該要寫引用的「引」。這首詩跟之前一些得獎作品很相似，作者會把不相干的概念或者非常華麗的意象、句型拼湊在一起。作者講語言的部分讓人覺得有點奇怪，尤其是括弧起來的地方。第一頁最後一行忽然出現一句「汗血寶馬」，讓整個語調突然變得有點奇怪。倒數第二節提到七聲部，接著又出現南島的獨木舟。作者對語言的操作方式，讓人有點懷疑他是否能夠完整駕馭這首詩。

勇：〈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使用太多概念性的詞彙，套了太多東西。詩人北島在瑞典遊玩時寫過一首〈鄉音〉，詩中提到沒有人跟他講中國話，他就對著鏡子說中國話。他說冬天沒有蒼蠅，蒼蠅也不知道什麼叫祖國，所有文字都環繞著同一個主題。這首用了太多意味、詞語，讀起來反而有些艱澀難懂。本來我比較喜歡〈衛武營記事〉、〈寫予你的批〉。在看整體作品

的時候，我發覺〈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可能是同一作者使用台文跟中文兩種語言去組合。後來我比較支持〈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它看起來有高雄的特色、白色恐怖的情境，詩的構造也有它的特質。比較沒缺點，這首是我心目中高雄獎的首選。

凌：〈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大概不是同一個作者。〈重編〉的作者看起來不像會使用台語寫詩，這個作者的述敘已經形成他個人特殊的腔調，他的文字可以讓人辨認出來。

勇：沒錯，我是從詩的型式上來看。詩就好比建築，有些建築物外表看起來有繁複的特質，窗戶、外觀雕琢得很厲害。像安勝忠雄就很簡潔，〈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這篇就有點像李祖原的建築。

曾：我同意性傑講的，〈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這篇確實有一些缺點。最後兩段有一種族群共融、跨越族群的味道。所以最後提到七聲部、六聲部是把重點放在最後兩行，「涉渡無邊的風浪險峻——過來跟我交擊／共鳴……」，不同聲部的人過來跟我交擊、共鳴。這首詩表達得非常清楚。這是一首讀書人、知識很豐富的人寫的詩，讀起來會有點複雜。我也跟敏勇的想法一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跟〈寫予你的批〉好像同一個人寫的。如果要選一篇，我選〈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決審投票

評選方式：主席與評審們經討論後決定，每位評審勾選一篇自己心目中的高雄獎，投票過半數的作品得獎。

類別	作品名稱	曾貴海	蔡素芬	李志薔	凌性傑	李敏勇	得票	獎項
新詩	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1			1	1	3	高雄獎
台語新詩	大船入港——打狗進行曲		1	1			2	
新詩	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							
台語新詩	衛武營記事							
台語新詩	寫予你的批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得獎。



